

# 洪丕谟文选

洪丕谟  
诗源  
长

(下卷)

洪丕谟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洪丕谟文选

洪丕谟 著

(下卷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# 五、文 艺



## 书斋漫笔

初中开始就喜欢买书，在内阳台小床右侧墙上敲一排两排木板，插上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好逑传》、《九美图》等，就算是我个人藏书的小天地了。后来长大，学习中医，架上又多了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。“文革”中慈父见背，毁剩下来还有一些残籍如《宋词三百首》、《瓯北诗话》、《苕溪书隐从话》等等，由于搬家后屋小，便有好些打进纸箱，塞进床底，回想过去乡下亮堂气派大书斋，而今是连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书房，也不敢想像了。

“文革”后百废俱兴，80年代搬场到虹桥路，90年代搬进学校教工大楼。这时，儿女长大，各自奋飞，老母退休，时居澳洲，家中留守我与妻，便多出一间屋成了书斋，圆了我多年的梦。

与正文兄、金文明、张荣明、李保民等上海著名藏书家的书斋相比，我这16平方米的小小书斋，8000来本藏书，虽然自感寒俭，可却已经是堆书满屋，铺天盖地，引得新上百尺楼的朋友一见之下，顿时便“哇”的一声：“啊，这么多书，真是雅致极了！”

在书斋中，我坐拥书城，往往一天半天，足不出户，看书啸咏，沏茶赏花，写作挥毫，赏玩字画。大隐于市，天高皇帝远，这躲在书斋里的自我感觉真是不要太好，有时便飘飘然自以为是天下最最开心最最幸福最最富有的人了。最近，我在大书桌对面的粉墙上又高高挂起一幅自己的大字书法：“日日是好日。”有

朋友来此，顿时便觉另有一番动人景象。

“有书真富贵，无事小神仙。”虽然是“富贵”“神仙”，不过由于书屋实在太小，而书又越来越多，看上去便铺天盖地。一次，建融兄来看我，一见如此书海，便说：“这么多书，一是来不及看，二是要找一本得翻半天。平时，我就把使用下来现在和将来再也不用的书，统统送给朋友。”想想也是，接连好几次，我把家藏木刻本书大多送给了好朋友李保民兄，接下来又三次大规模地把《佩文韵府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好几千册书送给了宁波十大藏书家童银舫。送书犹如送出的孩子，把书放在爱书人手里，我放心。

送书归送书，可书和碑帖、画册却依旧不断地买进，依旧不断地成灾。一部中华书局《二十四史》得占多少面积?! 加上还有数不清的碑帖画册，想想正文兄被1万6千册藏书搞得焦头烂额，困苦不堪，因而却从小小书斋想象开去，自己最好在不远的将来，能够另外拥有一套3室1厅或者是2室1厅的房子，以作为个人的书库或者是藏书楼，那就幸甚至哉，幸福极了。

(此文曾载《新民晚报》)

## 本本不可尽信

记得十八岁学中医时，老师廖慕韩嘴上常常挂着一句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。”真想不到，转眼三十年过后，还会受到晚报《读书乐》编辑的青睐，让我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。

当年医学界有句话，叫做：“不服药为中医。”“中医”就是中等水平的医生，和当今人们把祖国传统医学称为“中医”，以与西医区别开来有所不同。有人如果染病，良医固然活人，可是假如不幸碰上庸医，把性命莫名其妙地葬送在他手里，倒不如来个“不服药”，让体内自身的抵抗力，慢慢把病魔赶出体外，抵得个中等医生的治疗水平。

我想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的宗旨，也大致有类于此。好书固然示人以知，催人奋发，而那些有背科学，良莠杂陈，或当时虽好，很快就时过境迁的本本，那就不可尽信了。否则误人子弟，或读者不知变通，死于句下，倒干脆还是无书来得省事。当年《红楼梦》里那位贾敬，整天价和道士泥在一起烧丹炼汞，死守丹书本本，以祈白日飞升，到头来反而送掉了老命，岂不如无书来得痛快？

然而，话又得说回来，中国人毕竟是信奉中庸哲学的。除了那些尽信书本教条、生搬硬套的书呆子外，书还是要的，只是带着脑袋去看，有的地方不可尽信而已。古人不亦云乎：“世无花月美人，不愿生此世界。”我想在花月、美人之外，另加奇书一项，

岂不更美？不能设想无书的世界，将是一种怎么样的滋味？

其实，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的实质，还是提倡读书要动脑筋，有所分辨，有所取舍。

说到读书，自然想到今天的脑体倒挂，知识贬值，这其实古已有之。当年孔老夫子就很坦白实惠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就鄙人来说，“从吾所好”就是读书，虽然本本不可尽信，脑汁不值价钿，然而要是果真让在下执鞭求富，倒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哩。

(1991年6月25日，此文曾载《新民晚报》)



# 文章千古事

在我寓居的百尺楼，潘中法先生谦虚地说：“我的文章不灵，大致讲点生活小事，于学术无补。”这引起了我对文章的一些看法，我说：“我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，对于从古到今的一些学术文章，应该说也看得不少。我以为，从研究某一领域或专业角度看，学术文章固然重要，然而从反映社会，抒写性灵看，生活文章也非同小可。大诗人李太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、苏东坡《前后赤壁赋》，恰恰都是些抒写性灵和生活中事的神到之作，而并非是什么研究学术的大块文章。再退一步，后人若要了解我们现代社会，也多着眼于抒写身边生活琐事的文章，而决非什么《唐律研究》之类。最近，我完成了一部单位《古代法律名著提要》的学术著作，但空下来，我还是乐意写点生活之类的文章。一滴水照见大海，一芥子纳须弥山，生活类文章看上去纵使油盐酱醋，难免琐碎，可是须弥山和太平洋，也就在其中了。”潘兄听后点头称是，并说：“我看你在学术研究之余，也还是多写点生活甘苦吧。”

文章千古事。这千古事的要义，我认为第一要义应该是感时而发，有感而发，文章有时候写给自己看，有时候又不得不写给别人看，有时候最好还生发点写给后人看的意识。由此我认为，好文章既要藏之深山，又不应该藏之深山，最好的文章往往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，雅俗共赏的文章。因为文章好坏最后的评判，并非是什么专家颁发的大奖，而是广大读者的认同；并非

是什么行政的引导,而是个人灵感的触发;并非是给你设个什么框架重奖刺激一下,而是我想写什么笔端涌动情不能已。由此反顾“文革”,当时报刊杂志大块文章不少,铺天盖地,声势浩大,洪波涌起,可是曾几何时,这些奉命文章应景之作又有多大的生命力又有多少留存于世呢?从“文革”奉命文章其貌似强大实则脆弱,声势浩荡看是要流传千古实则转眼就随风飘逝看,这使我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我们叫了半个世纪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,在实际上还不及30年代来得灿烂?其问题的症结到底何在?

由此我又想到,为文之道领导喜欢歌颂光明,歌颂政绩,人民群众喜欢针砭时弊,喜欢发自内心,这真是一件两难的事。从这里再想开点去,歌颂对于现实社会的当政者固然重要,可是从繁荣创作和出作品的视角看,一味歌颂到底是不是好事?是不是健康?设重奖奖励长篇小说到底能不能刺激出千古不磨的名作?从曹雪芹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创作《红楼梦》,鲁迅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出品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和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,毛泽东在窑洞小油灯下写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看,我想看人眼色写作,在优越条件下写作,看钱或奖金多少写作对于创作,却未必是件好事。

“诗穷而后工”,“艰难困苦玉成于汝”,当年徐志摩、郁达夫生活多磨,经济拮据,乃有《猛虎集》、《巴黎的鳞爪》、《沉沦》、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。这使我又再次想到《史记》中司马迁的那段自序: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扼陈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

文章千古事。相信千古的文章之道和文学创作自有其内在的规律。我衷心希望在文章之道的文学创作上少一点揠苗助长,事与愿违,多一点宽松自由,顺其自然,让文章之道文学创作始终遵循自己的道路去走,那就幸甚至哉,文艺兴起了!

(1998年8月)

## 写文章像烧小菜

写文章是艺术，烧小菜也是艺术。每见妻子买菜、挑菜、切菜，然后起油、入锅、掌勺、火候、调味，最后装碗上桌。一碗烹制成功的小菜端上餐桌，必定是色香味俱佳，令人食欲大振，要是偶尔不慎烧砸了，则又不免望菜兴叹，让人扫了兴致。大凡文章制作，亦复如此，有时佳思忽来，调烹入神，则读者未看，写者先自一阵欣喜，要是无病呻吟，或虽有内容，但火候不到，调制失当，那就丑媳妇难见公婆，只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了。

好文章先要有好题材，题材需要选择，犹如上菜场买菜，最要新鲜活灵，买来放进水里，还会生长。题材需要剪裁，就好像菜虽新鲜，不管你是青菜、莪菜，还是蓬蒿菜，把那些该除掉的败叶毫不留情地摘掉，这样才能更加突现精华。题材经过剪裁，需要疏理，就好像青菜、芹菜买回来挑好后，需要洗净，切好，准备下锅烹制。

文章的题材经过选择、剪裁、疏理，就看你怎样下锅了。放多少油，什么时候入锅，如何掌勺，火候该怎样调适，下多少调料，都是做菜该讲究的，这里面的学问，真是说浅是浅，说多深有多深。起油后倒菜入锅是文章的切入口，切入后要不断掌勺翻动，同时调谐火候，加放调料，所谓：“辞，达而已矣。”火候不到，掌勺失度，辞不达意，固然不行，然而形容过头，在文采上刻意下功夫，犹如做菜放盐放糖放酱放味精放得太多，用心虽苦，只会

走向反面,把那些好不容易得来的前功,给弃尽了。

好的文章,一路写去看去,真如苏东坡《答谢民师书》所说,“大略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,就好像巧媳妇上厨做菜,虽然起油、入锅、掌勺、火候、调味,矩度森严,可是锅子勺子一旦到了手里,却又是叮叮当当,全不在意,抓姜放盐,随手度量,全凭神行,无不恰到好处。看一流厨师做菜,从入锅到飞勺到调芡到出锅到装盆,那恰如行云流水般的全过程,真是一种欣快的艺术享受。这就正好应了一句,好文章像水流花开,风行波上,千姿万态,纯出自然,要是东雕西刻,凿破浑沌,那就真是死板板味同嚼蜡了。

当然,做菜是一门学问,炒煮之外,不乏清炖、糟溜、红扒,更有京帮、川帮、广帮、浙帮、扬帮,乃至上海名菜、宫廷佳肴等等,写文章亦复如此,铺展开去,穷毕生精力也莫能窥其涯,然而收转拢来,亦像做小菜,不管京帮、广帮,装盘亦唯一碟而已矣!

老子说:“治大国如烹小鲜。”丕谟说:“写文章像烧小菜。”那原理毕竟是相通的。

(选自《生命的慧灯》,1996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)

## 文似登山不喜平

做文章好比登山,最要曲折起伏,这里面有太多的好风景,让你曲径通幽,移步换形;看看好像下坡去了,忽又上坡;看看好像往左拐了,忽又往右;看看好像无路可走,忽又豁然开朗;看看好像将到峰颠,忽又小路引开……

平铺直叙,一览无余是没有生路的。

为文如山,最要制造气氛,迭出悬念,时时遮断,处处出境,或氤氲如岭头之云,旬然若洞天石扉,忽山重兮水复,亦柳暗而花明。作之者苦心经营,观之者步步入胜;作之者匠心独运,观之者拍案惊绝。

山径小道,林木蓊郁,后面包藏着太多的谜,太多的美。一路行来,走走停停,路边上山花照眼,怪石嶙峋,不是给你送来视觉上的惊喜吗?涧水淙淙,鸟鸣叽叽,不是给你添上了听觉的悦乐吗?文章之妙,在于未达终极,先已一路饱赏,真是无花不妍,无水不佳,不必名胜点缀,何劳古迹作镇。

杜甫《望岳》诗说:“岱宗夫如何,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既是望岳者的情怀,也是为山者的气度。茫茫乾坤,如泰山者,真是一篇大块文章,在神秀中体现造化,于昏晓中显示阴阳。层云迭起,洗荡读者的心胸;归鸟急飞,映进观者的眼帘。

在望岳中做出千古妙诗,这是杜甫的本事。在“会当凌绝

顶”的决心中,写出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气概,这是诗圣的胸襟。“文似登山不喜平”,为文者若要营造这多姿多彩,奇峰突起的气氛,必定先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心胸,然后陶冶熔铸,俯视天下,方能如泰山之横跨齐鲁,让青翠的峰峦起起落落,层层铺展,成其气势。

大块文章,若泰山之雄盖一世,固然可喜,可是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小文章在峰回路转,层峦藏仙的美韵里,同样可以给人以欣喜,示人以灵气。一篇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,几行刘禹锡《陋室铭》,篇幅虽小,可是给人的观览,却是那么的如嚼橄榄,回味无穷,让你从小到大,百读不厌。可见做大文章要包藏宇宙,做小文章也要擒龙获仙。记住,仙是无法隐藏在毫无曲折掩映,放眼无余,不见云气的秃山里的。

为文如山,曲折幽深,自然让登山者在观山之余,回味无穷。李太白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诗说:“暮从碧山下,山月随人归。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”诗人玩山归去,借着山月回望刚才所登绿色世界,感情恋恋。做文章若能做到让读者却顾恋恋的程度,也就可以说声是大功告成了。

(选自《生命的慧灯》,1996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

## 文章擒纵如放鸢

睡在床上早早醒来，便翻来覆去思那文章擒纵之法，忽然感觉到犹如做孩子时玩纸鸢，在芳草地里手里捏着线板，顺着风势擒擒纵纵，转过来奔过去，眼看鸢子渐渐凌云而上，飘飘摇摇，而一线贯穿，又全在心中自有分寸的掌握，真是致趣横生，说不尽的无限风光。

文章开头难，有个石破天惊，出人意外的开头，就先已有了一半，就好比放纸鸢时开头上不去，往往免不了迎面逆着风势奔去转来，好一阵子折腾。待到一旦随风飘升，风光就渐次展了开来，故好文章最要迎面逆势凌空而起，正说反说，费几许思量，纵它开去。

从开头接续下去，纵荡开来，于是乎文章便由起入承，内中尽多姹紫嫣红，让人游赏，就像那纸鸢凌空而起，渐升渐高，纵纵擒擒，气象开阔，视野遂一点点有了拓展，趣味便由此盎然生出，而其时心头的激动和快意，也由此而逐渐升温了。

纸鸢渐飞渐高，青云直上，飞向天外，渺如豆点，静静把玩，细细领略，心里好不开心。然而正在这时，飘风忽来，或纸鸢翻身，或往上直窜，那放鸢子的，就得小心捏紧线板，在风势里由纵转擒，于是乎手里就渐渐来了拉拉放放，纵纵擒擒的激动感受。风势千变万化，无可捉摸，文章之妙，亦复如此，荡将开去，收转拢来的全过程，既有事先的安排，更多临机的触发。好文章的动



人情思,正是在于擒擒纵纵,纵纵擒擒中,时获妙手偶得,活泼无碍的机致。

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写文章从起到承到转到合,最要合得余音袅袅,收得意绪无穷。回忆小时候在旷野里放纸鸢,风势大则手感紧,风势缓则手感宽,然而不管是紧是宽,或者亦宽亦紧,可是由于这是最后一道的由纵转擒,故而虽说最后终于收了鸢纸,回家休息躺在床上,可却依旧心在云霄。文章结尾,若果收得如此让人回味,犹如可人儿临去秋波那一转,那才够你消魂呢。

(选自《人生有味》,1996年10月  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)